

二十世纪以来《梦溪笔谈》的研究

王星光 罗思静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河南郑州 450052)

《梦溪笔谈》是我国的一部古典科技名著。作者沈括博学多艺,据《宋史·沈括传》记载:“括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他是11世纪我国一位罕见的通才和杰出的科学家,在古代哲学、文学、艺术、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科学技术等广泛领域里,有许多深入的研究和卓越的创见,他的科学成就不仅为南宋以来的学者所瞩目,也为国际科学史界所公认。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说:“《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座标。”

自上世纪20年代著名科学家竺可桢教授等首倡研究沈括及《梦溪笔谈》等著作以来,国内外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学者进行了多方位深入的研究,硕果累累。本文试就近百年的《梦溪笔谈》研究作一综述,以期引起人们对《梦溪笔谈》更多的关注,对其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纵观20世纪以来的《梦溪笔谈》研究,其成果主要体现在专著和论文两大方面,而论文又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 总论 2. 数学 3. 物理学 4. 化学 5. 天文学 6. 地理学 7. 生物学 8. 农田水利工程 9. 医药学 10. 科学思想 11. 历史学 12. 语言文字学 13. 其他,等等。

一、专著

现存最早的《梦溪笔谈》版本,是元代大德九年(1305年)茶陵陈仁子东山书院本,1975年由文物出版社影印出版。20世纪以来,胡道静的《梦溪笔谈校证》(1956年上海出版公司本、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本、1961年中华书局本、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本)和《新校正梦溪笔谈》(1957年中华书局本)被认为是历来校勘最精细的版本。胡先生校注的《梦溪笔谈》,注文往往独辟蹊径,提出自己精湛的见解。这两部书的出版,被学术界公认为建国十年中古籍整理的重大成果。《梦溪笔谈校证》和《新校正梦溪笔谈》在国际科技史领域也颇受欢迎,许多国外学者通过这两本书了解到中国这一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两部书与金良年的《梦溪笔谈导读》(巴蜀书社,1988年)从多学科、多角度对《梦溪笔谈》作了解析,同时也是研究这部百科全书式专著的入门导读。

清华大学《梦溪笔谈》注释组的《梦溪笔谈选注:自然科学部分》(清华大学出版社,1975年),北京印刷一厂工人理论组的《《梦溪笔谈》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李群的《梦溪笔谈选读(自然科学部分)》(科学出版社,1975年),中国科技大学、合肥钢铁公司《梦溪笔谈》译注组的《《梦溪笔谈》译注(自然科学部分)》(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等著作着

重于为书中有关自然科学的条目翻译或做注,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梦溪笔谈》的自然科学成就。还有一些专著,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梦溪笔谈》中的若干篇章做注、翻译、考辨,如:《梦溪笔谈选注》注释组选注《梦溪笔谈选注》(广西人民出版社,1977年)、《梦溪笔谈选注》注释组的《梦溪笔谈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文艺理论组的《梦溪笔谈》音乐部分注释(人民音乐出版社,1979年)、刘启林的《梦溪笔谈艺文部校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李文泽的《梦溪笔谈选译》(巴蜀书社,1991年)、吴以宁的《梦溪笔谈》辨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5年)。对该书进行全译的著作有:李文泽、吴洪泽出版的《梦溪笔谈全译(文白对照)》(巴蜀书社,1996年)、胡道静、金良年、胡小静译著《梦溪笔谈》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近几年,《梦溪笔谈》校点本有刘向荣校点本(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和侯真平校点本(岳麓书社,2002年),以及胡道静先生的学生金良年校注本(上海书店,2003年)。金良年以《新校正梦溪笔谈》为蓝本,广泛吸收近年来的各家研究成果,并继承胡道静先生在文献校勘方面“校算”的传统,对《梦溪笔谈》中的数学、天文和乐律方面的数据材料作了进一步的复核。该书为《梦溪笔谈》的全部条目拟写了标题,重新将书中的人名、文献名和年号编制了索引,并将有价值的各种版本序跋和《沈括事略》收于附录。

研究沈括与《梦溪笔谈》的著作有:胡道静的《沈括和〈梦溪笔谈〉》(中华书局,1961年、1979年)、李群等《沈括和〈梦溪笔谈〉》(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杭州大学宋史研究室编《沈括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祖慧《沈括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二、论文

20世纪以来,有关《梦溪笔谈》的专题研究论文颇多,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总论。这类专题论文有:钱君晔《沈括和他的〈梦溪笔谈〉》(《读书月报》1956年第8期),俞平伯《读新校正本〈梦溪笔谈〉》(《光明日报》1959年9月20日),徐明霞《〈梦溪笔谈〉选译》(《光明日报》1961年3月3日),胡道静《祖国古典科学的重要著作——〈梦溪笔谈〉》(《文汇报》1961年3月3日)及《沈括和他的〈梦溪笔谈〉》(香港《明报月刊》1971年第3期),庆臻《评沈括和〈梦溪笔谈〉》(《山东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74年第2期),刘应强等《〈梦溪笔谈〉评注三则》(《安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74年第2期),物理系《梦溪笔谈》注释小组的《沈括和〈梦溪笔谈〉》(《武汉师院学报》1974年第3期),继进的《〈梦溪笔谈〉评注选辑》(《地质科学》1974年第4期),李群的《沈括和他的〈梦溪笔谈〉》(《人民日报》1974年7月21日),庄志的《沈括的〈梦溪笔谈〉》(《北京日报》1974年7月23日),清华大学建筑系理论小组《读沈括〈梦溪笔谈〉》(《北京日报》1974年8月14日),裴震的《从〈梦溪笔谈〉看沈括的战斗精神》(《文汇报》1974年11月4日),物理系理论组的《笔谈〈梦溪笔谈〉》(《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75年第1期),顾岱思的《法家路线和〈梦溪笔谈〉——论北宋时期的阶级斗争、儒法斗争和法家沈括的历史贡献》(《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75年第1期),进军《沈括与〈梦溪笔谈〉》(《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1期),杨渭生《沈括和他的〈梦溪笔谈〉》(《杭州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余欢的《沈括及其〈梦溪笔谈〉》(《广西日报》1978年3月12

日) 胡道静的《梦溪笔谈补证》(《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3期)、《梦溪笔谈》校正五十年》(《读书》1979年第4期) 胡道静、吴佐忻《梦溪忘怀录》钩沉——沈存中佚著钩沉之一》(《杭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袁丙昌的《沈括和他的《梦溪笔谈》》(《人民音乐》1981年第11期) , 陈超南《中国古代技术的人文化——读《梦溪笔谈》》(《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 白智勇《胡道静先生和《梦溪笔谈校证》》(《书屋》1996年第4期) 刘伯午《读沈括的《梦溪笔谈》》(《津图学刊》1996年第2期) 张桂清的《沈括与《梦溪笔谈》》(《天津科技》2004年第6期)。

以上论文大都从整体上概括了《梦溪笔谈》的内容及其科学价值,使读者对沈括的科学成就有一个总体的认识。

另外,胡道静在《科技百科《梦溪笔谈》和他的作者沈括》(《辞书研究》1981年第2期)一文中,介绍了《梦溪笔谈》的版本、内容及国内外学者对它的评价,并撰写了一篇《沈括略传》。他的另一篇文章《弥足珍贵的《梦溪笔谈》——写在沈括逝世900周年》(《自然杂志》1996年第1期)认为,沈括好学深思,加之求真务实的核验,能忠实地将这些现象和心得记录下来,并通过分析其内外的联系,从而提高到理性认识的阶段,因此在科学知识方面提出了极其光辉的见解。

2. 数学。钱宝琮先生的《梦溪笔谈“棋局都数”条校释》(《宋元数学史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66年)解释了沈括计算棋局总数的方法。李继闵的《沈括“隙积术”的成就》(《科学普及资料》1974年第11期)指出,沈括不受传统方法的局限,在隙积术中首先讨论了两类体积,“一个是积,即实体;一个是隙,即虚隙”,并用二者之差来计算隙积,即所谓隙积法。这是数学思想的跃进,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此外,隙积术这种采用分层计算再作级数求和的办法,已同近代的积分学思想相接近。南京大学数学系科学史研究组的《沈括的《梦溪笔谈》和我国古代数学》(《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75年第2期)和《沈括《梦溪笔谈》数学条目评注》(同上)认为沈括在数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成果是隙积术和会圆术,他善于总结劳动人民的实践经验,用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来指导数学的研究。文中对《笔谈》中有关数学的条目进行了评注。王延源、殷启正的《谈沈括的数学思想和方法》(《临沂师专学报》1994年第6期)从隙积术、会圆术、棋局都数和运筹思想的运用这几个方面总结了《梦溪笔谈》的主要数学成果。殷启正的《沈括的数学思想和方法》(《宝鸡文理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995年第1期)探讨《梦溪笔谈》中所体现的类比归纳法、逆向思考法“见简即用,见繁即变,不胶一法”的思想以及化归思维方式,并指出沈括重视实地观察、设计人工实验和“经世致用”的实用思想是他在自然科学领域多有建树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山西师院数学系理论学习小组的《梦溪笔谈》选注》(《山西师院学报》1974年第3期)和清华大学试验化工厂业余理论小组《梦溪笔谈》数学部分选注(初稿》(《清华北大理工学报》1975年2卷第1期)对《梦溪笔谈》中的有关数学条目进行了注释。

3. 物理学。王锦光的《梦溪笔谈》中关于磁学与光学知识》(《浙江师范学院学报》1956年第2期)和王燮山的《梦溪笔谈》中的声学知识》(《物理通报》1959年第5期)分别从磁学与光学、声学方面总结了《梦溪笔谈》中有关物理学上的成就。贝武的《沈括《梦溪笔谈》物理学部分选译》(《物理》1974年第3卷第5期)对书中有关物理学的条目进行译注,并附有简评。南京大学物理系科学史研究组的《沈括的《梦溪笔谈》和我国古代物理学》(《南京大学

学报》自然科学版 1975 年第 2 期)和《沈括《梦溪笔谈》物理学条目评注》(同上)总结了沈括对物理科学的贡献及他的治学特点,并将《笔谈》中的物理学条目加以评注。武继淳的《沈括与物理学》(《固原师专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0 年第 6 期),则从声学、磁学、光学三方面揭示了《梦溪笔谈》在物理学方面的贡献,如声音的共振现象、人工磁化方法、地磁偏角的发现以及针孔成像规律等,都留给后世学者不少的启发。黄大同的《沈括应声与逸调声析释》(《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05 年第 3 期)分析了《梦溪笔谈》中大量的声学知识,进一步解释了该书中记载的弦的共振与谐振这一客观规律。

4. 化学。陈茂定的《沈括的《梦溪笔谈》中的化学知识》(《化学通报》1960 年第 4 期)最早对《梦溪笔谈》中有关化学方面的内容进行了研究。北京大学化学系工农兵学员等理论小组《法家沈括和《梦溪笔谈》中的化学》(《化学通报》1974 年第 5 期)就制盐、炼铁、酿酒、石油等有关化学、冶金的部分条目作了评述。南京大学化学系科学史研究组的《沈括的《梦溪笔谈》和我国古代化学》(《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975 年第 1 期)和《沈括《梦溪笔谈》化学条目评注》(同上)总结了沈括对古代化学的贡献,并对《梦溪笔谈》中有关化学的条目加以评注。南开大学化学系有机专业理论小组《《梦溪笔谈》中的化学》(《科学实验》1975 年第 8 期)总结了其中关于石油、制铜、炼钢等的记载,反映了沈括在化学领域的卓越成就。开英《古人沈括谈化学》(香港《求知》1977 年第 57 期)一文,再次总结了沈括在化学上的成就。赵翰生的《沈括与石油》(《自然科学史研究》1997 年第 1 期),强调了沈括提出“石油”这一科学的命名,以及他“此物后必大行于世”的科学推断。王昶的《《梦溪笔谈》中的矿物学史料研究》(《开封大学学报》2004 年第 4 期)就《梦溪笔谈》中记载的矿物学史料作了研究和探讨,并总结出下列特点:①该书所述内容的时间、地点均翔实可靠;②对所记述的内容做了创造性、开拓性和总结性的工作;③所记述的内容体现了较强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5. 天文学。南京大学天文系科学史研究组的《沈括的《梦溪笔谈》和我国古代天文学》(《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975 年第 2 期)及《沈括《梦溪笔谈》天文条目评注》(同上)总结了《梦溪笔谈》中天文学方面的条目,并进行了评注和分析。除此之外,杨纪珂的《世界上最早的太阳视运行轨道椭圆学说——读沈括《梦溪笔谈》第 128 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1975 年第 1 期)、黄永伟的《沈括的革新思想和他在天文学上的成就》(《北京天文台台刊》1975 年第 4 期)、李志超的《沈括的天文研究(一)——刻漏和妥法》(《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1978 年第 1 期)及《沈括的天文研究(二)日食和星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1980 年第 1 期)、陈美东《我国古代漏壶的理论与技术——沈括的浮漏仪及其他》(《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 年第 1 期)、钱景奎的《关于沈括用晷、漏观测发现真太阳日有长短的探讨》(《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 年第 2 期)都从不同侧面对该书中涉及到的天文学知识进行了探讨。

6. 地理学。竺可桢的《北宋沈括对于地学之贡献与纪述》(《科学》1926 年第 6 期)一文,从地形测量与地图、地质学、气象学、人生地理四个方面总结了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述的地理学知识和他在地理学方面所做的贡献。化中的《沈括对地理科学的贡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975 年第 1 期)主要依据《梦溪笔谈》一书,从自然地理、政治经济地理以及测量地图等方面阐述了沈括对地理科学的贡献,并肯定了劳动人民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作用。潘凤英《从《梦溪笔谈》看沈括在地理学上的重要贡献》(《南京师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1975 年

增刊),多角度总结了沈括在地理学上的突出贡献。地理系《梦溪笔谈》评注小组《沈括〈梦溪笔谈〉选注》(《山东师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975年第3期)则从《笔谈》中选出四篇有关地理科学方面的条目加以评注。李麦村《法家沈括对气象学的贡献》(《光明日报》1975年8月26日)分析了沈括取得气象学成就的原因,即:注意调查、总结经验;观察现象、研究本质;敢于革新、反对守旧。李迪的《沈括对气象现象的记述与研究》(《大气科学》1977年第2期)指出,沈括对风、雨、霜、虹、海市蜃楼等许多气象现象都作了详细生动而科学的记述,并注重从自然界本身去寻求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给予科学的解释,从而反映出他的唯物主义思想。李贤琅《我国古代杰出的气象学家:沈括》(《气象知识》1981年第1期)回顾了沈括关于气象科学的实践活动。车光裕的《〈梦溪笔谈〉中的几则气象趣闻》(《历史知识》1982年第2期)总结了《笔谈》对陆龙卷风、雷电、虹、避风术等的描述,并认为它们是我国古代难得的珍贵气象记载。李迪的《〈梦溪笔谈〉中关于历史地理的资料》(《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将《笔谈》中涉及历史地理的最重要的22个条目分为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政治地理、地名或边塞地理四大类加以叙述。褚绍唐《沈括在自然地理学上的贡献》(《自然杂志》1993年第11、12合期)从数理地理、地质地貌、气象天象、测量制图和自然资源等方面阐述了沈括关于自然地理学方面的主要贡献。艾素珍的《沈括对中国地学发展的贡献》(《文史知识》1995年第9期)依据《梦溪笔谈》中有关地学的条目,简述其主要贡献。潘玉君、康勇、刘建国、张娟《〈梦溪笔谈〉的地理学价值》(《齐齐哈尔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主要从《梦溪笔谈》的地理学内容、地理学思想和地理学研究方法这三方面总结了该书的地理学价值,认为《笔谈》反映出作者对地理环境的深刻认识和相当正确的思想观念,并运用了一些科学的研究方法,在地理学上占有重要位置。

7. 生物学。黄祝坚《法家沈括在动物学上的贡献》(《动物学杂志》1975年第4期)总结了《梦溪笔谈》中有关动物学的条目,并指出沈括在此方面所做的贡献。另外,南京大学生物系科学史研究组《沈括的〈梦溪笔谈〉和我国古代生物科学》(《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75年第2期)和《沈括〈梦溪笔谈〉生物学条目评注》(同上)从形态描述和分类学、生理和生态、生物的地理分布、人体解剖生理学、生物防治、药物和药理六方面总结了沈括在生物科学领域的成就,并对《笔谈》中的生物学条目进行了评注。邓龙华《〈梦溪笔谈〉延州“石笋”化石考辨兼谈沈括》(《古生物学报》1976年第1期)根据现在的延水关地形、地层和所采集的植物化石,肯定了沈括论述“竹笋”化石的正确方面,兼谈他在古生物学上的历史贡献。冯洪钱《宋沈括〈梦溪笔谈〉蒲芦注释质疑》(《中国农史》1983年第1期)、汪子春《〈梦溪笔谈〉所载“鳄鱼”、“白雁”考》(《农史研究》第八辑,农业出版社,1989年)对《梦溪笔谈》中所记载的丰富的生物学内容进行了考辨和研究。

8. 农田水利、土木工程。胡道静《沈括的农学著作〈梦溪忘怀录〉》(《文史》总第三辑,中华书局,1963年)及《沈括在古农学上的成就和贡献》(《学术月刊》1966年第2期)首次对《梦溪笔谈》中的农业条目进行了总结和研究。夏鼐先生的《〈梦溪笔谈〉中的喻皓〈木经〉》(《考古》1982年第1期)对《笔谈》中引录的《木经》加以校注,从而纠正近人的误释,并指出它在中国建筑学史上的真正地位。张任的《〈梦溪笔谈〉中记载的劳动人民对水利技术的贡献》(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编《水利史研究会成立大会论文集》,水利电力出版社,1984年)列举了

涉及治河、塘工、航运、农田水利及与用水有关的土木工程和工业建设等十个事例,充分体现出劳动人民的经验和智慧。冯守均的《〈梦溪笔谈〉与防洪抢险》(《治淮》1997年第9期)根据“河工高超堵塞黄河决口”和“侯叔献巧用古城蓄洪”的实例,从不同角度出發,揭示了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劳动人民发明创造的关注和尊重。

9. 医药学。褚建业等的《法家沈括对祖国医药学的贡献》(《河南医学院学报》1975年第2期)通过对沈括《梦溪笔谈》中有关医药学方面条目的总结归纳,认为该文对药物和药理作用、人体解剖生理学等方面作了大量忠实记录,并纠正了宋以前不少《本草》的错误记载,体现出沈括的进步思想和他对医药学方面的贡献。黄芝蓉的《试论沈括对中药理论的贡献》(《中医文献杂志》2000年第4期)从采药时机、药物功效、辨药三方面归纳了《梦溪笔谈·药议》中对药学的精辟论述,并称这些论述“多能发前人之所未发,很有独到见解”。张晓丽的《〈梦溪笔谈〉中的医学思想与中医学知识》(《中华医史杂志》2003年第2期)指出《梦溪笔谈》对医药部分的记载,“辩驳了前人的错误认识,表达了精辟的医药思想”,“他对古代医方的辩驳,体现了可贵的求实精神与科学辩证思想,具有借鉴意义”。

10. 科学思想。《梦溪笔谈》之所以为不朽之作,与它所体现出的科学思想是密不可分的。

徐德荣、潘树广《沈括〈梦溪笔谈·采草药〉的朴素辩证法——兼谈儒法斗争与自然科学的发展》(《江苏师院学报》1974年第3期),张立文、范竹增《从〈梦溪笔谈〉看沈括哲学的思想特点》(《群众论丛》1979年第2期),胡道静《沈括的自然观和政治思想》(《中国哲学》第5辑,三联书店,1981年),李志林《试论沈括的科学思想》(《江海学刊》1982年第5期),闻人军《沈括科学思想探索》(《沈括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朱亚宗《沈括科学思想述评》(《中国古代科学与文化》,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92年),何绍庚《〈梦溪笔谈〉中的运筹思想》(《中国传统科技文化探胜——纪念科学史学家严敦杰先生》,科学出版社,1992年),乐爱国《论沈括的科学创新精神》(《厦门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袁运开《沈括的自然科学成就与科学思想》(《自然杂志》1996年第1期),郭桥《沈括的谬误分析方法》(《晋阳学刊》2002年第3期)等专题论文对沈括科学思想的不同侧面展开了研究。颜桂珍、吕刚、韩晓华的《论沈括的科学方法论思想》(《学海》2002年第1期)总结归纳出沈括的科学方法论中的主要方法,即观察方法、类比推理方法和怀疑方法,并简要论述了这些方法的基本内涵及其在沈括科学研究中的作用。蔡彬彬、张彩珠、鲍健强的《沈括:〈梦溪笔谈〉及其科学思想》(《浙江工业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总结了沈括的科学成就,并指出运用科学观察、科学实验、科学推理、数学思维方法和否定与批判的方法对事物进行考察,从本质上系统地、完整地认识事物,正是他能取得多方面科学成就之所在。此外,南锡·席文(Nathan Sivin)著,段耀勇、郝建设节译《沈括》(《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年第3期)一文,论述了沈括科学思想与本体的关系、沈括科学思想与儒学思想的关系、沈括的自然观等(南锡教授写的沈括传记,刊印在1975年纽约出版的《科学家传记辞典》第十二卷中,全文有25页之多,约5万字)。

11. 历史学。同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反映北宋最新科学成就一样,就史学角度而言,《梦溪笔谈》在该领域所体现出的成就同样反映了当时领先的学术水平。杨渭生的《沈括对历史的贡献》(《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编《中国古史论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从《梦溪笔谈》中对普通劳动人民历史的记述、关于当时社会现实的矛盾和斗争以及某些典章制度的记

述、关于宋代财经史的记述、关于历史地理的研究、关于史实考订和文物考古研究这五个方面作了探索和研究,认为《梦溪笔谈》不仅是我国古代一部很重要的科技史资料总汇,而且是有很高史料价值的历史典籍。徐规《〈梦溪笔谈〉中有关史事记载订误》(《宋史研究论文集》,1982年1月)对《梦溪笔谈》中有关史事记载订误16条,并指出由于事隔多年,追忆未审,故记事不免多有失误。何忠礼《〈梦溪笔谈〉所记史事正误》(《沈括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又订误该书所记史事14条。孙云清《〈梦溪笔谈〉记事订误十二则》(《沈括研究》)再次对《梦溪笔谈》中的记事十二则加以订正。

12. 语言文字学。《梦溪笔谈》的内容也涉及语言文字学。该方面研究的专题论文有:安作相的《〈梦溪笔谈〉中的汉字文化》(《汉字文化》1995年第4期)根据《笔谈》中25条资料,分汉字的演化、词和字解义、汉字读音及标注、汉字书法四大类,分别介绍了该书所反映的汉字文化。潘天华的《〈梦溪笔谈〉的语言学价值》(《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3期),从语词训释、文字形义、音韵格律、语序句读、修辞方式等方面揭示了《梦溪笔谈》在语言学上的贡献和价值。巫称喜的《〈梦溪笔谈〉语言研究方法论初探》(《语文研究》2002年第2期)、《〈梦溪笔谈〉文字学价值初探》(《学术研究》2002年第6期)和《浅谈〈梦溪笔谈〉的语法学贡献》(《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分别从语言研究方法论、文字学和语法学的角度,进一步挖掘出《梦溪笔谈》所蕴藏的语言文字学方面的宝贵资源。

13. 其他。《梦溪笔谈》内容十分丰富,除了上述领域外,一些学者还从其他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如:胡道静的《〈梦溪笔谈〉在国外》(《书林》1979年第1期),记录了这部重要科学著作在国际上受到重视、研究、译介和传播的情况。邢志善《沈括的美学见解——析〈梦溪笔谈〉中关于美术的论述》(《美苑》1981年第3期)一文指出沈括虽然不是一个画家,也不是一个美术理论家,但在《笔谈》中却专列了一卷论述书画,其中七则谈书法,十三则论画,它们代表了沈括对美术的看法,成为沈括艺术观的反映。沙俊栋的《沈括〈梦溪笔谈〉画论试析》(《北方论丛》1999年第1期)根据对《梦溪笔谈》卷十七书画篇的分析,从五方面阐述了沈括对书画的评价标准和美学思想,并认为沈括为中国画理论建设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许建平的《〈梦溪笔谈〉对我国古代音乐史的贡献》(《沈括研究》)多角度发掘《梦溪笔谈》中有关音乐方面的内容,总结了该书对我国古代音乐史的贡献,并认为“沈括虽不是专门的音乐家,但他无愧为杰出音乐史家的称号”。安作相的《〈梦溪笔谈〉中的饮食》(《中国食品》1996年第6期)从饮食品种、饮食风俗、有关请客的趣闻等方面总结了《梦溪笔谈》中关于饮食的条目。侯敏的《〈梦溪笔谈〉中的工艺美术思想》(《装饰》2005年第11期)指出《梦溪笔谈》在服饰工艺、书画工艺、铜镜工艺、乐器工艺等方面彰显了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制作之美”。邹依仁等的《〈武经总要〉和〈梦溪笔谈〉中的兵器制造和质量》(《中国质量管理》1982年第5期)总结了两书中有关兵器制造方面的内容,并分析对比了其中的兵器质量。

综上所述,20世纪以来《梦溪笔谈》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对于弘扬古代科技文化,更好地借鉴和利用民族文化遗产,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梦溪笔谈》以自然科学方面的价值受到学者们的极大关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但其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价值同样也不容忽视,还值得开展深入的研究。《梦溪笔谈》作为不朽的文化遗产,还有不少有待深入研究的空间,期待后人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取得更大的成就!